

从小说《素食主义者》来看女性的身份认同转换和伦理困境

Women's Trans-identity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in *The Vegetarian*

吴娟 (Wu Juan)

内容摘要: 不同的伦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学,但人类的普遍道德是一致的,很多伦理问题也是相通的。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在历史、文化、人文等方面有着很深的渊源,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多棱镜来解读韩国文学,可以折射出一些中韩共同存在的伦理问题,引发中韩读者的共同思考。小说《素食主义者》是韩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获得国际布克奖。小说以女主人公的梦境作为伦理线,串联起女主人公和父亲、丈夫、以及姐姐、姐夫等一系列伦理结,讲述了女主人公因备受压迫,从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逐渐成为精神病人的悲剧故事。小说揭示了兽性因子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也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更存在于社会领域,甚至私人领域。但出现在私人领域时,往往会被家庭伦理身份所掩盖,不容易被识别。女主人公英惠把出现在家人身上的平庸之恶移置到了肉上,对平庸之恶的反抗就是对肉食的抗拒。成为素食主义者这一身份认同转换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是维持现有伦理身份同时采取的一种反抗手段。但这种反抗却失败了,还带来一系列问题。书中所揭露的伦理困境是超越性别和国别的,需要大家一起思考,共同寻找出路。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困境; 伦理选择; 身份认同转换; 平庸之恶

作者简介: 吴娟,文化创意产业学博士,韩国大真大学客座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师,亚洲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韩文化分析,以及电影和文学比较研究。

Title: Women's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Trans-identity in *The Vegetarian*

Abstract: Various ethical environments give birth to a variety of literatures, but the morality of humankind in general is the same, as they have many ethical issues in commo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deep-rooted connection in history, culture, humanities and so on, and share some common ethical problems. *The Vegetarian*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Korean Women's literature and it won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in 2016. The novel uses the heroine's dream as the ethical line which

is a series of interconnected ethical knots. It tells the tragic story of the heroine being oppressed; from a normal housewife she gradually becomes a mentally ill person. The novel reveals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kind of animal factor, that is the Banality of evil. This evil exists not only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but also in the social sphere and even in the private sphere.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private sphere, it is often obscured by ethical identity and is not easy to identify. Becoming a vegetarian is a self-defense mechanism and a means to resist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ethical identity. But this resistance fails.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revealed by *The Vegetarian* goes beyond gender and country, requiring everyone to think together and find a way out of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selection; trans-identity; the banality of evil

Authors: **Wu Juan**, Ph.D. of Culture & Contents, Visiting Professor at Daejin University(South Korea), Instructor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 researcher from Asia Cultural Creativity Institute,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study i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 including literature and films (Email: wujuan0421@naver.com).

近年来，韩国影视作品在全世界大放异彩，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电影和文学是紧密相连的，正是有很多好的文学故事做基础，影视作品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养分，因此韩国文学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韩国女性作家的影响力也在日益突出，她们的文字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共鸣。著名小说家申京淑的长篇小说《拜托妈妈》创下了韩国文学出版史上“最短时间突破百万册”的新纪录，作家孔枝泳的《熔炉》是一部影响和改变国家法律的文学作品，在同名电影上映后引发近600万次观影狂潮，成为韩国《熔炉法》的助推者。2018年韩国女作家赵南柱长篇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让更多人了解了韩国女性在家庭、社会、职场中遭遇的一系列不平等。这些女性文学作品不仅仅只是一部作品，更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产物，代表着一种伦理重构的诉求。

本文的研究对象《素食主义者》是作家韩江的作品，也是韩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获得国际布克奖。系列小说《素食主义者》由《素食主义者》、《胎记》《树火》三个部分构成。分别从女主人公英惠的丈夫、姐夫、姐姐三个角度讲述了她因备受压迫，从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逐渐成为精神病人的悲剧故事。从先行研究中可以看到中韩学者分别从叙述者声音、植物意向隐喻、人物形象塑造、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将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这部作品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剖析小说中出现的各种伦理选择范例，来分析女主人公在身份认同转换过程中遇到的

自我身份和伦理身份的冲突，并探究其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造成这些伦理困境的原因。

不同的伦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学，但人类的普遍道德是一致，很多伦理问题也是相通的。“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在社会和思想方面有很多共通点”（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39），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东亚各国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文学因人对道德伦理的需要而发生，又以伦理教诲的作用而发展。在此过程中，人因选择伦理而成为真正的人，社会因选择伦理而演绎为共同体的文明”（陈红薇16）。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在历史、文化、人文等方面有着很深的渊源，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多棱镜来解读韩国文学，可以折射出一些中韩共同存在的伦理问题，引发中韩读者的共同思考，推进当代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

一、伦理选择和身份认同转换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无论是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里，人总是会面对无数的选择和挑战。人出生后所经历的认知和理性成熟的过程，就是人所经历的伦理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处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人是社会的动物、集体的存在。只有在集体的状态中，人的存在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在社会的状态中，人的存在不只是受自己的感觉、本能的影响，还受到大家在一起的、一群人的、类似集体本能东西的影响。社会并不是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的实在”（埃米尔·涂尔干119）。

在文学伦理学中，“斯芬克斯因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并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发挥作用。“两种意志之间的力量消长，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9）。我们跟社会的关系，正是我们和他者的关系，因此，我们跟他者发生相互作用时，就包括跟他者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相互作用。每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生物体，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描绘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4）。本文将这种自我和他者的相互作用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这种相互作用的场所可以分为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身份，在和他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会伴随旧身份的消失和新身份的诞生，以及因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新

	A	B	C	D
自我	人性因子	人性因子	兽性因子	兽性因子
他者	人性因子	兽性因子	人性因子	兽性因子
相互作用	真善美 乌托邦	人性因子上升：惩恶扬善 人性因子下降：丧失理性		打破禁忌

[表 1] 自我和他者间斯芬克斯因子的相互作用

的身份和已有的伦理身份是否相符，我们是否认同自己的新身份，新的身份又是否受到他人的认同。

在文学作品中，身份认同转换（trans-identity）形象是构建特定叙事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所创造和享有的众多叙事体中都存在‘trans-identity’角色，即，都存在身份转换的人物形象，故事的构成和展开正是以这种人物形象为前提。从人类不朽的经典名著到同时代的大众叙事，身份认同转换的人物形象无所不在”（Lim Daegeun, “Concept and Types of Trans-Identity” 132）。正如人的一生总会面临无数的选择，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身份认同转换的欲望。做人还是做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身份转换认同和伦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从本质上说，伦理选择是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和确认。“在各种身份中，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建构新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7）。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时，就像走上了“身份认同转换桥梁（Lim Daegeun, “Some Representations of Transidentity Characters” 288）”，告别旧的身份，走向新的身份，此过程是否顺坦，能否成功抵达彼岸都是未知。

“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从文学和电影作品来看，当一个角色的出发身份是伦理身份，到达身份是非伦理身份时就会有冲突，例如电影《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角色就是在母亲这个伦理身份和妓女这个非伦理身份中挣扎，为了生活和抚养儿子不得不出卖肉体，但周遭的流言蜚语使孩子遭到歧视而失学，让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母亲这个身份，愧对儿子。这种在身份转换认同桥梁上的徘徊和冲突揭露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女性面对重重压迫时的无助和绝望。《素食主义者》中女主人公作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要成为素食主义者，在小说结尾则选择要成为一棵树。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这一系列选择的动机和结果，以及在此过程中女主人公所面临怎样的伦理困境。

二、作为关系维持的伦理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

小说《素食主义者》中自我和他者相互作用的场所主要是私人领域，即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家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我们在家庭复合体（family-complex）中的角色的塑造。女主人公英惠有着多重伦理身份，是女儿，是妻子，是妹妹的同时也是姐姐，还是小姨子。在这些伦理身份中，和男性相关的身份占了大多数，除了妈妈和姐姐，其他都是男性。英惠一觉醒来决定要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是无意识的象征性语言，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由本能构成。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无意识“产出”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对这种自我界定作出反应。无意识当中储存着一些令人痛苦的体验和情感，我们之所以不愿意了解这些创伤、恐惧、邪念和悬而未决的冲突，原因就在于，我们担心自己被它们击垮。无意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它是通过压抑，即可以遗忘不愉快的心理事件而形成的。梦境体现了英惠的本能，她梦到了什么？她又为什么做这个梦呢？

首先，英惠梦到了“火红色的肉块”和“血淋淋的眼睛”，梦境引出了小说的第一个伦理结，就是和父亲的关系。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影响是最大的，小说中重点描写了父亲的影响，因为母亲并没有多少话语权。首先，父亲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母亲、姐姐、弟弟都默默忍受着这种暴力，英惠因为是家里的老二，又是女孩，挨打的次数是最多的。英惠最想忘记却又难以泯灭的一个记忆就是小时候被狗咬了时父亲的处理方式。“咬我腿的那只狗，被爸爸绑在摩托车后。狗尾巴上的毛被拔下来，用火烧后贴在我的伤口处，用绷带紧紧地缠了几圈。（……）爸爸说，原本要把它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熏，边用木棒揍它。他又说，不知从哪里听过，跑死的狗肉质更鲜嫩柔软。爸爸开动摩托车，开始绕村子行驶，那只狗也跟摩托车一起跑。两圈，三圈，爸爸重复着同意的路线。（……）当我等待这它第七次经过我面前时，我却远远地看见了爸爸用摩托车载它回来。我看到了它那摇晃着的四肢和微微睁开的满含血泪的眼睛”（49）¹。当天晚上，家里大摆筵席，英惠也被逼着吃了狗肉汤拌饭。因为大家都说“要治疗狗咬伤，必须得吃它的肉”，英惠甚至觉得，狗的眼睛似乎在汤饭上面闪烁着。这双眼睛，在成年英惠的梦中出现了，之前的压抑并没有根除她的痛苦体验和情感，反而在梦中，这种无意识行为让她得以“宣泄”出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感受。

被狗咬就要把狗吃了的残忍行为是村里公认的真理，而父亲显然用更残忍的方法来践行了这种真理。大家热衷于去实行，却没有人去思考对与错。这让人想到了“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汉娜·阿伦特主要分析了政治层面的平庸之恶，因此和战争等宏大叙事相关，但私人领域同样存在平庸之恶。父亲身上的这种平庸之恶，从英惠丈夫的描述中能知道更多细节，“岳父是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深具一家之主的威严。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之类的话语。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韩江：《素食主义者》（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为最大荣誉的他，平时说话嗓门很高，而且十分威武有气魄。我曾经一下子干掉了七个兵（……）这样开头的故事，作为女婿的我也听他说过两三次。听说老婆的小腿被这样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岁”（35）。透过这些描述，一个“严父”形象跃然纸上，他残忍，暴力，武断，非常大男子主义。父亲在一种强者的语境中通过谈论越南战争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强者，即我们称之为‘硬汉子’的伦理理念。他认为自己就代表着权威，不允许任何人的忤逆。但是他在行动时，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他从未思考过越南战争的意义，也没思考过被狗咬伤应该怎么治疗，更没思考过他对家人的暴力是否正确。

其次，做梦的原因引出了小说的第二个伦理结，就是和丈夫的关系。英惠和丈夫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丈夫的言行里同样存在着平庸之恶。我们关于是非的决定将依赖于我们对同伴的选择，即那些我们愿意与其共度一生的人的选择。但丈夫选择结婚对象的原因是并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卑的他既要传宗接代，又不想费劲投入感情，所以找了看起来最为平凡的英惠。他是自私而冷漠的，“从道德上，甚至从政治上说，这种冷漠，尽管相当平常，却是最危险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 152）。他甚至觉得英惠身材不够好，让他在朋友面前没有脸面。做梦的前一晚，因为英惠切肉慢了一点，丈夫就带着怒气催促。吃饭时候在肉里吃出异物，立马暴跳如雷，眉头紧皱，大发雷霆。当天晚上，英惠的梦中开始出现草棚里的血块。在这之后，英惠决定开始吃素。丈夫发现妻子的异常举动后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从未询问吃素的原因，只是责怪和讽刺，“你疯了吗？”，并且把妻子当作“做饭、打扫房间的姐姐或钟点工”。而他唯一难以忍受的，则是妻子拒绝与他亲热，说他身上有“肉味”，而且是“从每一个毛孔中出来”。这里的肉味其实是对兽性因子的隐喻，他对妻子没有丝毫的尊重，在遭到拒绝后，竟然借着醉意强行和妻子发生关系，并把妻子比作“强行拉来的从军慰安妇”。

很多时候，大家都习惯了父亲和丈夫的种种行为，或是仅从道德上去指责批评，但文学伦理学批评让我们可以“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进行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Charles Ross 10）。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父亲和丈夫身上都存在着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又和父权制的影响有关系。但很多时候，这种兽性因子中的平庸之恶却因为伦理身份被掩盖了。

英惠通过梦境觉醒了，她把周围的平庸之恶移置（displacement）到了肉上，对平庸之恶的反抗就是对肉食的抗拒。这种身份认同转换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是为了维持现有伦理身份而采取的一种温和的反抗手段，但这种反抗

却遭到了父亲的暴力制止。在一次家庭聚会中，父亲为了强迫英惠吃肉，不惜当着所有家人扇了英惠两个耳光，还强行把肉塞到了她嘴里。弟弟和丈夫不但不阻止，还在旁边帮腔。这种强制行为给英惠造成了真实界的创伤(trauma of Real)。之前隐藏的真相浮出了无意识层面，出现在自我意识层面，既无法掩饰也无法应对，陷入心理危机的英惠一口吐掉肉，发出“动物般的悲鸣”，拿起了放在餐桌上的水果刀割向自己的手腕。虽然最终被救了过来，但此时英惠已饱受创伤，理智还未恢复，人性因子也被压抑，因此她会像野兽一般咬死一只鸟，或是在光天化日下袒胸露乳。

“真正疼的是胸，像是有什么东西挂在心口。(……)是因为肉，我吃了太多的肉，那些生命安静地滞留在哪里。没错！血液和肉块都被消化，散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残渣也已经排到了体外，可是那些生命却纠缠不休，牢牢地贴在那里”(59)。肉代表了父亲和丈夫身上的兽性因子，也是平庸之恶的象征。英惠想反抗这些压迫，就需要实现身份认同转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她不愿伤害父亲和丈夫，想要维持女儿和妻子这两个伦理身份，所以没有直接发表针对父亲和丈夫的拒绝宣言(declaration of denial)，只是说“我不吃肉”。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就是对周围兽性因子最低程度的反抗，这个选择并未脱离自己的伦理身份，但却遭到家人的联合反对和父亲的暴力阻止，身心都受到创伤的她最终失去了女儿和妻子这两个伦理身份，父亲不再把她当作女儿，丈夫也抛弃了她，她为了维持关系做出的选择还是导致了关系的破裂。

三、作为结果的伦理困境：成为植物

小说的第二章《胎记》和第三章《树火》分别以姐夫和姐姐的口吻来展开事件。失去女儿和妻子这两个伦理身份，理性意志受到重创的英惠，在姐姐的照顾下，虽然在精神方面还未完全恢复，但也能正常生活。这时候，她身边唯一的异性就是姐夫，从表面上看，姐夫是对英惠最为平等的一位男性，当英惠割腕自杀时也是他第一个冲出来把英惠送到医院。但就是这样一位男性，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英惠陷入了乱伦的困境。

姐夫选择和姐姐结婚也不是因为爱情，仅仅是因为姐姐的长相、身材、性格符合择偶条件而已。英惠丈夫身上存在的对伴侣的冷漠在他身上同样存在，他的内心更喜欢的是自己的小姨子，也就是英惠，因为从她身上感觉到了“类似不曾修建枝丫的野生树木般的原始力量”。听到妻子说英惠二十岁的时候还有胎斑的瞬间，他对英惠产生了异样的想法，这种非理性意志左右着他。“小姨子的臀部尚留有胎斑的事实和身上彩绘着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场景不可思议地构成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连接，镌刻在他的脑海里”(72)。在此过程中，他也不断质问自己是否是正常人，是否有足够的道德感和强大的自我控制力。自然意志和理性意志冲突的过程让他焦躁不安，痛苦又自我

怀疑，以及连同失去家庭的恐惧感。然而他并没有抑制这个欲望，而是觉得从这个地狱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现这个欲望。于是他邀请英惠做自己的模特，在身上进行彩绘。理性意志还未恢复的英惠只能遵从自己的自然意志，对兽性的拒绝让她对植物的渴望更加强烈。因此她觉得在自己身上画上花朵是一件美好的事，并对身上同样画满花朵的异性感到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姐夫诱惑着英惠完成梦想中的拍摄，并跨越了雷池。

姐夫和英惠不一样，他有着完整的理性意志，但是在做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时却被感情战胜了，忠诚、责任等道德规范对他已经不再起作用。他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出现了断裂，即便具有区分善恶的伦理意识，但并未采取相应的伦理行动，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尚必武，“文学伦理学批评”26）。他站在不要任何道德束缚的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以追求艺术的名义走进了禁区。“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这里姐夫的本能和原始欲望怎样影响人的生活 and 命运也得到了细致的描写。他忘记了自己作为丈夫、父亲和姐夫的伦理身份，听任在原始本能推动下产生的强烈原始欲望的支配，背叛了妻子，和小姨子打破禁忌。平时暗藏在身体里的平庸之恶不再受到伦理身份的控制，放弃自己的伦理身份，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也意味着对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的破坏，因此必然会遭受惩罚，因此也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英惠最后的选择是要成为一棵树，代表了对兽性因子的彻底拒绝。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是共存的，因此这种选择也是对人性因子的拒绝。她不仅拒绝吃肉，也拒绝吃一切食物。之前在和他者的相互作用中，不仅没能战胜兽性因子，还受到了心理创伤。心理防线被击垮后的英惠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想象界当中，直到她彻底生活在其中而不能自拔。对想象界的依赖导致她排斥象征界，象征界体现在男性的压迫上，一方面她发现象征界过于束缚，另一方面又发现真实界过于残暴，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逐渐适应想象界，但最后却沉浸其中，让自己陷入了“双重困境”（马晓俐、郝祥建 507）。所以在小说结尾，她像棵树一样倒立，无法发挥社会成员应有的作用。“我是一棵树”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永续性（self-permanence）。自我永续性的不自知指的是意识不到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是同一个人，也意识不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或精神都是构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这表明了自我处于“非共时性的共时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Lim Daegun, “Some Representations of Transidentity Characters” 286）的状况下。这表明了象征界身份认同转换的失败，重新回到想象界的状态让象征界的生活陷入一系列混乱之中。

英惠每天长时间倒立，因血液倒流而满脸通红。她对姐姐说，“我以前

不知道，一直以为树木们是直直地站立着的，可是现在明白了，它们都是用胳膊撑地倒立着的，你看，很惊人吧？（……）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在梦里，我正倒立着（……）突然发现从我身上冒出了树枝，从手上长出了树根（……）从腿间要开出花朵，所以我就使劲张开两条腿……我应该被浇水。姐姐，这些食物我不需要，我需要水”（179）。这里“水”也是一个重要象征，英惠想要用水来洗去身上的被压迫感和兽性因子。医生说英惠患者是精神分裂和厌食症同时存在的特殊病例，但英惠却说没有人能理解她，大夫、护士也都一样，根本不想理解她，只给她打针吃药。长期饥饿引起了荷尔蒙失调，英惠的脸与胳膊上的汗毛，像是婴儿身上的胎毛。她在很早之前已经停经了，体重也不到 30 公斤，以失去所有二次性征的怪异模样，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面对自己的内脏退化，她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快变成植物了，不再需要吃饭，只要有阳光就能活下去，而且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都会消失。

英惠周围的女性，其实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母亲被父亲压制了一辈子，对她的困境爱莫能助。姐姐虽然从小保护她，但却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姐姐也是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人。英惠对姐姐说，“世上的树木都像是兄弟姐妹”，但姐姐却觉得没有一棵树愿意收留自己。尽管看起来家庭幸福圆满，其实不过是用自己的顺从掩盖了一切。从记事起开始，她只是一直默默地在忍受。结婚前，是对父亲的忍受，结婚后，是对丈夫的忍受。她拒绝思考，或者说逃避思考。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正如她所确信的那样，她确实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伤害。诚实，能干，尽力去满足周围人的需求。顺从且不伤害别人，是否就代表了善良呢？姐姐后来终于明白，自己作为长女表现出来的懂事并不是早熟，而是一种怯懦，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同样，作为妻子表现出来的体贴，作为姐姐表现出来的关爱，是否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或是一种习惯呢？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最终却遭到丈夫的背叛，父母也因为不想面对这一切，不再和她联系。她和妹妹一样，失去了女儿和妻子这两个伦理身份。面对他者的兽性因子，面对平庸之恶，是试图反抗的妹妹走出了困境还是一直顺从的姐姐走出了困境呢？这或许是没有答案的，小说的结局并不是一个答案，如何走出伦理困境，依然在探索的过程中。

四、反思—如何反抗平庸之恶

韩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及小说家李箱曾说过，“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韩江也是深受这句话的启发获得灵感，从而创作出许多关于植物的女性形象，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状况，表达出期望女性进行自我救赎的伦理关怀。“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也是启发在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背景下那些想要探讨人性衰落的作家们的一种模式”（Chen Lizhen 393）。《素食主义者》用女主人公的梦境

作为伦理线，串联起英惠和父亲、丈夫，以及姐姐和姐夫等一系列伦理结。小说中揭露的矛盾并不是单纯的男女间的对立，而是将多对矛盾冲突放到亲情、爱情等情感关系下进行展开。也没有从女性角度批判任何男性，甚至很少使用女主人公的视角，而是通过周遭男性的讲述，再现女性的困境。小说揭示了兽性因子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也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最令人震惊的一面是它的扩散无须根植于任何意识形态。当恶行没有令人心生懊悔，当恶行犯下之后旋即被忘却，就说明这种恶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这种恶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在社会领域，甚至私人领域都可存在。往往因为它被各种伦理身份所掩盖，所以不容易被识别。但是当伦理身份和自我身份发生冲突时，平庸之恶则可能不再受到伦理身份的控制，招致更大的恶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还是做兽的前提是人类需要通过理性认识自己，即认识究竟是什么将人同兽区别开来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6）。首先，人需要有区分善恶的能力，就是要有判断力。有了判断力才能分辨出这种平庸之恶，个体虽然很难抵制但可以预防恶行。“拒绝恶甚至不被恶引诱的倾向才要求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要求哲学家或其他知识分子，注意那种因缺乏更好的名称而被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汉娜·阿伦特22）。其次，需要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是理性和欲望之间的仲裁者，就此来说，只有意志是自由的。虽然理性展示了适用于所有人的东西，欲望展示了适用于所有生物的东西，但只有意志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意志却没有自由，她试图反抗过这种平庸之恶，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就是一种反抗的象征，但就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反抗都失败了，可见女主人公是没有选择权的，她只能接受和顺从，否则就会被迫失去自己的伦理身份。但一直顺从的姐姐却也殊途同归，姐妹俩陷入了同样走不出的伦理困境。

人性中总避免不了兽性，我们要做的是用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女主人公的选择是彻底告别兽性，放弃人性，放弃思考，也就是放弃生命。她最后要成为一棵树，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选择，是小说的一个结局，更是留给读者的一个思考。文学带给我们的教诲，也包括让所有读者一起思考，到底是谁造成的这种困境，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怎样才能反抗平庸之恶。伦理并不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一种和他人以及社会的相互作用。人必须对自己施加压力，“存天理去人欲”，“克己复礼”，才能使自己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如何提升自己的精神而压抑自己的肉体呢？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依赖社会。

对于个人来说，道德来自于社会，社会超越每个人，个人面对社会必须牺牲某种固有的本性，而且因为社会是神圣的、好的、善的，它构成了一种道德的权威性，透过明显的命令，对个人产生义务性的要求。换句话说，社

社会透过社会团结产生一种社会权威，最后转变成一种共同的道德规范。社会构成的道德规范之所以有权威性，是因为社会的道德是神圣的，是可以制约个人的恶行的。但如果平庸之恶在社会中不被发现，当个人追求真善美却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时，这种困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伦理困境，更是整个社会的伦理困境。书中的女主人公选择成为树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放弃说话能力和思考能力。但平庸之恶需要被思考，因为它能够被思考所克服。《素食主义者》揭露的伦理困境是超越性别和国别的，需要大家一起思考，共同寻找出路。

Works Cited

-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Arendt, Hannah.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Trans. Chen Liany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陈红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于中西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创新”，《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14-21。
- [Chen Hongwei.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rit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 14-21.]
- 陈礼珍：“复兴与创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文学跨学科研究》3（2019）：389-414。
- [Chen Lizhen. “Rejuven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2019): 389-414.]
-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5年。
- [Durkeim, Emil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Di Yuming. Beijing: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1995.]
- 韩江：《素食主义者》，千日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
- [Han Kang. *The Vegetarian*. Trans. Qian Ri.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13.]
- 马晓俐、郝祥建：“《绿茶》中的伦理身份与死亡冲动”，《世界文学研究论坛》3（2019）：499-508。
- [Ma Xiaoli, Hao Xiangjian. “Ethical Identities and Death Impulsion in Green Tea.”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19): 499-508.]
- Lim Daegun. “Concept and Types of ‘Trans-Identity’.” *Stud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1(2016):131-145.
- .“Some Representations of Transidentity Characte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2020): 271-29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5（2010）：35-41。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5(2010): 35-41]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10 (2020): 71-92。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

查尔斯·罗斯: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杨革新 译, 《外语与外语教学》4 (2015): 75-78。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2015):7-14.]

尚必武: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 《文学跨学科研究》1 (2021): 22-30。

[Shang Biwu.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 22-30.]